



# 红云

刘澍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紅 云

刘澍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0年·北京

# 紅 云

刘 澍 德 著

\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

\*

787×940 1/32 5印张

1960年 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,000 定价(4)0.35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老牛筋 .....     | ( 3 )  |
| 紅云 .....      | ( 41 ) |
| 赫猛的胜利 .....   | ( 68 ) |
| 同是門前一条河 ..... | ( 84 ) |
| 郑嘉 .....      | (103)  |
| 月下种瓜 .....    | (146)  |
| 旨記 .....      | (155)  |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包括“老牛筋”、“紅云”、“同是門前一条河”、“郑嘉”等六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。作者在这些短篇里，以朴素的笔触，细致地刻画出了不少性格各不相同的农民形象，例如在解放前“蒸不熟、煮不烂”，而在大跃进面前终于服了输的“老牛筋”（“老牛筋”）；辛劳终身、年近七十才尝到生活的甜味的郭老奶（“同是門前一条河”）；渾厚、朴实、看去“軟巴巴”，而内心却充滿革命热情的团支书郑嘉（“郑嘉”）；大公无私，敢想敢说敢干的青年妇女段紅云（“紅云”）。从这些作品和它們的主人公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到大跃进时代的农村面貌和人們思想的巨大变化。这些人物的优秀品質，更值得我們学习。

## 老 牛 筋

——从县委水利部的材料里摘出来的一段紀事

注意！向前看，那个硬着迁出小于坝子的老牛筋，又从山腰上走过来了。三天之内，他来回回，从五十里外跑来社上三次，是搞什么名堂啊？

一个黑黑的人影，在山腰小路的树荫里闪进闪出，好象隔得很远；等到折过山拐角，就象电影上的特写镜头，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民，身材高瘦，穿一身青色的土布衣服。面色漆黑，头发蓬乱，两道浓眉堆在炯炯发亮的眼睛上。他神色焦急，眉头紧皱，显得有些恶煞煞的。古语说：“抬头老婆低头汉”，这是从走路姿势观察人的一种方法。你注意没有？这位老农民正是这样。他走路时低着头，身子微微向前弓着，两只眼睛固执的瞧着地面，生怕在崎岖山路上滑跌，或者踢着大石头。从外表看来，他很象是个

“拆一条路跑到黑的人”。不错，这个观察也许有点小道理。

### “老牛筋”的来历

老牛筋姓鈕名叫进金，取“日进斗金”的意思。但是，他在旧社会当了几十年的貧雇农，芥米粒大的金子也沒掙到手里。年輕时，他原是个性情豁达，滑稽有趣的小伙子，能唱山歌，会演花灯，还可以喊上几口滇戏。据说，他的老伴还是对調子对上的哩。这个快活的青年农民，娶过了亲，担起了生活担子，当了几年佃农之后，他不再唱了；又当了几年佃农之后，他“牛”起来了。年成不好，田里連口粮也收不起，地主却三催四逼地追索地租。不怕討賬的金刚，就怕欠賬的精光，要一百次，就回答他一百个“沒有！”起初，他还向人求情，后来，連句軟話也不肯說了。地主来討租，一听沒有粮，便說：

“那样好的田，为什么不打粮食，你是哄人嗎？”

老鈕說：“你那样好的小老婆，为什么不生儿子，你是哄人嗎？”

“你这家伙，我把你送到县上去坐牢！”

“我正愁着这口饭，坐牢就不会饿死了。请你家开恩吧！”

“你这家伙，简直是天不怕、地不怕啦！”

“大老爷，我连死都不怕，请放心！”

“你简直是个蒸不熟、煮不烂的老牛筋！”

“谢谢大老爷赏给我的这个绰号。”他深深作了个揖。

地主斗嘴不过，就硬着来收租。地主硬收，他就硬不给；地主向外抢粮食，他就硬着往回抢。他敢跟有财有势的人斗；敢和比他力气大几倍的人打；一个人敢和一大群人打，结果，当然他吃亏。有时被打得头破血流，有时瘫在地上不会动，但他始终不输嘴，不低头。有时候只消说句软话，事情就可以平息，可是，你等着吧。

年年遭到夺佃的老鈕，背着老牛筋的绰号，躲债，逃租，走马灯一般从呈贡搬到晋宁，从澄江迁到江川，最后，又从江川迁回晋宁小干坝，总算定下脚来了。小干坝地高土瘦，望雷种田（落大雨才有水栽秧），靠天吃饭，没有牛的固执、牛的蛮劲，是住不下来的。因为地租少一些，碰上个雨水早

的年头，还能够支持一下，这样，老鈕又作了“小老婆不生儿子”那家下一輩的佃戶。老鈕老倆口，再搭上半大儿子小鈕新，日日夜夜的劳动，把田間伺候弄得周周正正，田挖的深，肥下得足；因为秧栽得迟，几年来收成就是不好。雨水不按时来，收租的可应节令——庄稼刚刚上場，下一輩地主又来了。

“哪日送租啊？”地主問。

“口粮全沒收足，地租后一步吧。”

“你打什么主意啊？”

“沒打什么主意，”老鈕向場上一指，“谷子全在这里，你来看看可以，拿去可不行。”

“你好‘歪’啊①！生仿你种的是自己的田！”

“不是我的，我也种了三几年啦。你要拿走口粮，你就自己来种吧！”

地主看看老鈕，觉得这个佃戶很可恶，再看看村前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田地，觉得老鈕还有可取之处，如果逼得太紧，老鈕一发火，就不定又会迁走的，于是便說：

---

① 厉害。

“老鈕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讓我看着办，我就先要为肚皮打打算盘。”

“唉，你真是個蒸不熟、煮不爛的老牛筋！”

那一年春天，收過小春，田也挖好了。但是經過立夏、小滿到芒種，雨，仍然沒落一滴。如果換到夏至，就是點火栽秧，也只會落個白忙一年。平素不肯低頭的老牛筋，在老伴的串掇、說服之下，只好求神幫上一臂之力了。

他們殺了仅有的那只啼明的老公雞，拿着香燭，到村南頭的龍王廟跪神乞雨。

小廟，一揚手那麼高，二尺來高的龍王爺坐在當中。廟台上放着一塊青石板，當作供桌。老倆口把公雞放在石板上面，左面碗里插上香，右面斟上一杯淨水。老牛筋折來柳枝，編了一個帽圈兒戴在頭上。老倆口双双跪在地上，向着衣服襤褸、面目斑駁的泥塑祝禱乞雨。他們一直跪了兩天。頭一天，沒失望，以為“心誠則靈”。第二日是個暴天，熱辣辣的太陽，晒得人頭腦發昏。晚上，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倒在床上睡不着：盼起雲，盼打閃，盼雷響，盼雨聲……，早上推窗一看，天上還是藍晶晶的，一絲雲影也沒有。第三天，老倆口來到小廟

(老鈕本不打算来了，經老伴劝，他又萌起一点希望)，刚跪下不久，太阳就把脊背晒得发痛，膝盖也着砂粒儿格的难耐……老鈕向天上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向庙里一看，只見龙王爷大模大样地坐在土台上，立眉瞪眼，好象嘲笑他的愚蠢和无知，想要发火似的。他心里一翻，一时间，龙王爷的神气，竟和多少年来地主逼租討債的嘴脸结合在一起……他霍地站起身、抓起头上柳帽圈向地上狠狠一砸，指着龙王爷大声喝道：

“你，天上一尊神，我，地下老牛筋！跪你三天你不下雨，从今以后，再也不信你們这份神！”

叫着，脚向石板上一扫，米碗、香烛、大公鸡滚了满地。当他搶了一步，想要探身去抓龙王，着老伴拼命拖住：

“你疯啦！天呐！看你干了什么事！你不怕天雷……”

大媽吓得脸色发青，声气都差了。

“象遭这份罪，不如讓雷打了还痛快！”他指着龙王，“你打吧！我不会怕你的！打吧！”

他絕望地大叫，一屁股坐在石板上，两手抱着头，汗水披雨一般，从脸上津津地滴到地上。

## 解放后第一次发作

解放以后，老牛筋的綽号还保留着，老牛筋的脾气却不輕易发作了。減租退押时节，他很积极；土地改革时节，他更积极——斗地主时斗的狠，挖底財时办法多。当时工作同志老子，准备培养他入党。他直截了当地說：“老子同志，你看我这份性子能够作党員嗎？老天爷老大，我就是老二。別人作錯事可以認錯，我啊，硬是不行，干不来，心里明知干錯了，急的想哭，可是嘴巴子抵死也不認。我这份人入了党，一定給党添麻煩。老子同志，等我改改再說吧。”因为翻了身，心情愉快，窝心事再不临到头上，十年以来，他仅仅发过两次老牛筋脾气。

我們已經知道，老牛筋是个“宁折不弯”的汉子，他一輩子不服軟，不認輸，不向貧苦低头，不对闊人說小話。他挨过反动派的毒打，癱在地上不求饒；受到荒年的飢餓，蹲在家里不討口，耿直，真誠，不小气，不沾別人一点小便宜。合作社土地入股，高級社土地公有，他从沒鬧过情緒。但是到了1957年，松青社展开粮食大辯論，他的老牛筋脾气

又发作了。右派分子社总支副書記謝林，趁社主任和总支書記不在家的时候，居心不良地煽动群众叫粮。在社員大会上，富裕中农王长海，端来一甑子蒸菜放在院心，老婆淌眼抹泪地说，他們早就沒米吃了。王家俩口一出头，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也跟在中农屁股后面“叫苦”，一時間，弄得乡政府烏烟瘴气。謝林为了“壮大”声势，想再找个能放大炮的社員，接着再轟一下，来一个火上加油，讓叫粮的劲头达到“高潮”。他向群众当中看了一眼，立刻找到了老牛筋。他觉得老鈕是个有威信的社員，又是农业模范，如果戳他一火，讓他在会上吼上几声，大辯論就会出现个新的熱鬧場面，县委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。他以为这个主意和这个对象都不错，当即站起喊道：

“老鈕大爹，你家缺多少粮，可以当众說一說。”

他脸上作出关心的表情，两只小眼睛，閃着鬼祟的亮光。

老鈕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。一些顛倒黑白的叫喊，气得他眼珠子快要翻轉过来。几次想要发作，看見社干部、黨員們都沒出气，他認為，也許运

劲刚才开头，所以咬紧牙关忍住了。听到謝林点了他的名，知道找他当炮手，再也压不住心头的冲劲。他站起来，拨开人群，几大步走到甌子跟前，抬起黑道道的眼睛，眼眉毛象两条毛辣虫似的，直向一起鼓拥。他大声大气地说：

“你問我嗎？告訴你：我們完全够吃，一点也不缺！”他大喊着重复一声，“一点也不缺！”喊完，眼睛向叫粮的人們閃电般一扫。

这时，人群中有人小声咕唧着：“看，老牛筋要发作了，”

謝林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我把对象找錯了。”立刻說：“这可真怪！人家許多戶都缺，只有你們……”

不等謝林說下去，老牛筋大手一举，插上来说：

“这有什么可怪的！不缺就是不缺！每人粮食四百斤，是大家同意，会上通过的。可是有些人，白天三頓不飽，要吃上四頓；晚上开开‘消夜’，就是他媽的五頓。有些人，卖去粮食換酒喝；有些人，拿着粮食整黑市，粮食是这样不够的。你这支書可好，不問大家为什么缺粮，单問大家粮食不够

吃！我敢說，你整錯了！”說着，猛然一轉身，一脚把饅子踢得滿地亂滾——

謝林又急又氣，跳起來指着老鈕大喝：“好哇！你扰乱會場，破坏辯論，民兵吶，來！維持秩序！”

老牛筋并沒被他吓倒。他象一座雕象似的，屹立在謝林面前。民兵走到身邊，看到老牛筋眼中迸着火星，攥緊的兩只大手，生仿兩個大鐵錘，哪裏還敢捆他。他們說了不少好話，讓他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老牛筋仍然出現在會場上，仍然坐在原來的老地方。不過，身邊多了一個人：鈕大媽象守護神一般，貼在老信身旁，提心吊膽的生怕他再鬧事。謝林看他重又到會，為了爭面子，要老牛筋當眾檢討，並且威吓他：如果不肯檢討，就把他送到縣上。那些叫糧的人，也幫腔助威，喊着要他檢討。這一來，可把大媽吓壞了。她認為老信不但得罪了黨，也傷害了群眾，不檢討怕是不能了事的。馬上生拉活扯地把老信向台階前推着。老牛筋看見老伴吓的要哭，如果站着不動，說不定老媽媽先要向自己扯筋。他站起來，走到台階下面，指着上面的謝林，厲聲問道：

“是你讓我檢討嗎？告訴你，謝林，你整錯啦！”

我鈕进金活了五十三岁，在反动派面前也沒認过輸，现在是人民当家，我没有錯，不能检讨！就是錯了，共产党、人民政府要我检讨，我也不在你面前检讨。我敢说：将来我两个說不定是誰来检讨！”

鈕大媽站在一边，吓得全身打抖。要是儿子鈕新这样不听话，她真会劈头盖脸給他几巴掌，可是对这样一个老倌，你有啥法呢？她一面流泪一面說：“这个老牛筋呐，你可咋个整！”

她死拖活拖地把老倌牵出会场。

第三天晚上，老牛筋还是大搖大摆地，在会场上露了面。人爭正氣，魚爭上水，老牛筋可不是臨陣退縮、胆小怕事的人。臨來之前，大媽看見老倌又要闖上乡政府，她橫拦堅挡了好一陣，不但沒起作用，反倒遭老倌大吵一台；既然拦挡不住，只好陪着他來“冒險”了。走在路上，大媽一个劲劝說：“小新他爹，今晚如果讓你检讨，你就检讨吧。为了鈕新我們娘儿俩，你检讨吧！”老鈕回轉身來，一面往回推老伴，一面罵道：“你这老杀才，快給我回去！你当我故意跟謝林扯筋搗蛋嗎？我是为了‘三定’！他說粮食不够吃，我偏要說够吃！我要跟他見个实。他再讓我检讨，我背起家里的余粮，

跟他到县委会上去講理！我檢討个毬！”他又理直气壯地闖进乡政府。

走进乡政府一看，会場上的气候变了。今晚主持会場的是总支書記，县委副書記也在場。謝林气癰癰的坐在一边，脸色白沙沙的，脑壳垂在胸前，好象不敢看人。那些叫粮最凶的人，一齐躲在人背后，縮头縮脑的，不象前两天那样眉飞色舞了。

今晚发言的，是另一派人。他們說出的話，又直道，又真实，而且每个人在講話里都提到他——老牛筋，說他的意見是正确的。

老鈕长长噓了一口气，立刻心平气和了。

辯論的結果——不缺粮。

## 第二次发作

老牛筋的脾气第二次发作，是在农业大跃进提出以后。

老牛筋是个生产經驗极为丰富的老农民，这一点，誰都承認，但老鈕却从不向人夸耀。不过，很久以来，他認為平生最大的憾事是：种了一輩子苦田，自己滿身本領沒有施展出来。合作化后，每